

《為解殖提供入手點》

回應人：李達寧（標題為編輯所加）

其實我所思考的問題並不是從七一開始的。因為我對七一的理解，是相當偏向一種公民社會的理解。亦或許如葉寶琳所說的，是有點過份浪漫。當然，我亦同意自零三七一開始，民間社會的興起的確越來越旺盛。但是我更關心的問題是，我是否一定要以本土為討論的核心？我其實是相當不喜歡本土這一術語。因為我自覺為一個左翼，本著國際主義的立場。本土這術語一定有保守性。我說它保守，是因為這一個狀況好難避免。尤其現在有陳雲的理論。

我曾多次說陳雲是否是一種保守主義？剛才已經有人提過，他所追求的香港，就是要保留原有的自由流通的金融制度，回復英國殖民地時代政府的大量福利政策，以及提倡市場區隔，及讓普羅大眾都住在公屋，避免他們進入私人市場，遏止炒樓情況出現等等，以之建立香港城邦。陳雲的這套理論其實只是七、八十年代，香港仍未全面新自由主義化之前的香港圖像。

唯一比這圖像多的，就只是他建議要在這圖像上加設一個門檻，以確認進入這門檻的都是香港人，以測試想進入這門檻的人是否足夠本土。足夠本土的人當然是可以進入香港，不夠本土的人便應該被驅逐開去，或進入難民營或被驅離。但是，其實這門檻的設立只會造成大麻煩，就是我們該如何決定誰是香港人？然後，陳雲旋即

訴諸一大堆文化經驗，例如是否寫簡體字？是否操廣東話？會否隨便在街上大小二便？就是通過這些說法來排走一部份人。我認為只有涉及這種本土，我們便難以避免要做區隔。但涉及區隔又必然生產出一大堆奇怪問題。這可能偏向國際主義，但是我覺得這種區隔最後都是指向一些資源的分配。規定了那些人可以住在香港？可以享用香港的街道？以及能過這種我們覺得很不錯的生活。台灣有個詞話叫「小確幸」，指微小而確實的幸福。我覺得現時香港人都是想保有這一點小確幸。香港人只想逛街時街道不是全變了金舖，而是有我熟悉的小店，以及我熟悉的茶餐廳，或其他不同的生活細節。的而且確，這種生活細節當遇到內地人湧入香港，無可避免要消失。

因此，一種本土論述就出現，抗衡這種改變。當然，背後是有一種 *realpolitik*。有一個判斷是，動員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其實早已行不通。所以就要以共產黨來嚇香港人，嚇到香港人都害怕起來，香港人才會走出來上街示威及抗爭。陳雲自己也曾說過類似的話，要以這一恐嚇手段以聚集民氣，並只有這樣才可擊退共產黨。但是我就認為這種聚集民氣、擊退共產黨其實就是要訴諸於對自身利益的堅持，對既得利益的擁抱。

此時此刻，我認為應該追問香港為什麼今時今日能成為一個國際金融大城市？背景成因是怎樣的？我覺得好多時候有好多主張都是把背後的歷史給遺忘了。為什麼香港的經濟如此發達？第一是因為七十年代歐美資本主義開始沒落，西方國家嘗試衝破自己的框架而去尋找海外的勞動力。這是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其中一個原因。

然後至八十年代，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冷戰的格局改變，令外國的資本得以通過香港進入大陸，香港因而成為資本的橋頭堡。亦因此造就了香港這樣的金融城市。我曾在另一場合提過，這一種香港的「小確幸」，即是現在這種有錢又可以保有生活的狀況，其實是因為背後的因素條件，香港的這一段背景歷史。其實我們都是殖民地的買辦，然後才讓我們可以享受到這些。

然後至今時今日，假若我們仍要去堅持本土，其實我們必須要問，我們到底在堅持什麼。陳雲是一個好誠實的本土派，我們就是堅持要錢不要人，我們只要大陸的錢，但就不要大陸的人。我認為這明顯是一種虛偽，是對本土歷史的漠視。上星期我去了一趟台灣，被問及同一個問題：「其實香港和台灣都不差很遠，難道香港人的錢不是從內地賺回來嗎？為何現在有部份人可以主張中港區隔之餘，卻又繼續和內地有生意往來？」到底是如何一方面堅持中港區隔，另一方面又繼續佔據資本主義橋頭堡的地位？坦白說我當然認為那是行不通的，在邏輯上也說不通。但是又是否主張撤銷邊界？但這也不是我的立場。

似乎這裏岔得有點遠了。但是我們可以從這背景上嘗試理解陳雲所提出的那一套本土的出現到底是什麼意思？亦必須要提出，當任何人討論本土的時候，解殖又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認為陳雲的理論是一套極端的殖民主義。基本上他就是要保持那種殖民買辦的身份，回到七八十年代。我認為對於陳雲理論的解答方法應就是解殖。但是解殖是應該怎樣做呢？我在這裏就引用台灣文化研究學者陳光興教授所提出的去帝國。解殖是不能離開去帝國這一議題來討論。甚麼是解殖，當中指涉了我們本

身就是帝國主義的脈絡之中的一個部份。因此，若我們要解除我們身上的殖民結構，我們就必須要解除這一種帝國主義的結構，否則我們只會成為另一個帝國，然後去剝削其他人。這一種殖民是永遠無法拆解，這一套說法當然是源自陳光興教授針對台灣的討論而來，因此背後還有好多其他不同的支節。當然陳光興教授的理論與其背景不是我這次的討論重點。但是我想提出的是，如果我們要進行真實的解殖的話，就必須意識到這個背景。

然後解殖怎樣做？是否要撤銷邊界從而吸引大量的內地人來香港？這當然也不是我的立場。在某程度而言，我承認 *realpolitik* 是存在的，但陳雲的一套絕對不是 *realpolitik*。因為那是行不通。我們不可能一方面與之有貿易往來，但另一方面又驅趕他們離開。這是相當不合理的。除非能做到連資本的連繫都中斷了，再重新理解小確幸是什麼。小確幸不一定是中產生活，不一定要如好多現時的香港人般要買有私人會所的私樓，平日閒暇是要去 *high tea*。假若我們重新尋找生活的話，就不是要從這些東西上尋找了。我們要擺脫在殖民地時候已經種了在我們意識內的例如發展主義之類的想法。我們要問，經濟發展是否必然比所有事情都來得重要？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好似是傾向不相信這些經濟主導一切的想法，但是只要回到日常社會，假如我們向公眾主張放棄發展經濟，以建立香港，這對好多港人來說都不是合理的事。一般人難以理解什麼叫做建設香港同時放棄經濟？但這偏偏就是我們應該嘗試去推動的東西。為什麼呢？因為在這過程裏面假如我們放棄這一種無道的經濟發展，即是那一種把所有東西都打通，把所有資本引入的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話，那我

們就會接受一個立場，就是拒絕成為大陸資金向外流的一個關口。我們應該拒絕再去服務內地這一種金融資本主義。

這是需要一點歷史作前題的。當中國入世之後，其實中國所掌握的資本是相當的巨大，但同樣地其內部的政治危機也在增加。但內地是如何去抒解這些問題呢？現在內地的做法是通過資本向外流，通過投資以重新充實內地的金融流動。如果我們能留意到這一關口，我們就會明白其實香港在這層面上是相當重要。我經常有提到，香港人總是不明白自己的角色對內地來說有多重要。香港的重要性不僅僅只是賣奶粉或提供雙非床位給內地人，而是通過這一種金融資本的地位，那是對內地而言是不何丟失的、缺少了就可能導致內地爆煲的一個重要關口。我們必須要認識這一問題，這樣方能為香港的去帝國、解殖方面提供良好的入手點。

因此，我們要阻止香港繼續成為大陸資本向外流的關口。這些都牽涉了許多民生發展的問題，要作許多規劃，例如填海，或建立金融發展局、或扶植一個服務共產黨的政權等等，然後去瓦解及排走那些英國及美國所種下的釘。正如我們經常會聽到內地官員形容香港人為「人心未回歸」，這的確是事實。許多香港人均十分推崇英美的體系，例如我們經常會把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等放在口邊。對於內地來說，我們甚至乎就是眼中釘。當我們提起這些價值，便反映了我們還只是殖民地的走狗。因此，每當我們越要提普世價值，內地的態度便更不屑。這是內地所仇恨的，因為就是這些意識，對內地的立場來說，就是令內地的資本始終未能十分掌控香港金融中心的一些障礙。因此內地總想設法把這些排走。亦正因如此，當我們要重新思考

解殖、思考本土的問題的話，我們更應該從內地的這一個立場去思考、去拆解中國共產黨的問題，而非如陳雲的方式進行。我暫時先說到這裏。

（本文根據 2013 年 6 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